

Gondal's Queen
A Novel in Verse

贡达拉女王

—— 一部以诗歌写成的小说

埃米莉·简·勃朗特 著

范妮·伊·拉奇福德 编

莫运夏 覃志峰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桂林工学院专著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十一五”第二批立项项目

Condal's Queen
A Novel in Verse

贡达拉女王

—— 一部以诗歌写成的小说

埃米莉·简·勃朗特 著

范妮·伊·拉奇福德 编

莫运夏 覃志峰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贡达拉女王:一部以诗歌写成的小说/(英)勃朗特
(Brontë, E.)著;(美)拉奇福德编;莫运夏,覃志峰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8
ISBN 978-7-207-07936-7

I. 贡… II. ①勃…②拉…③莫…④覃… III. 长篇
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5572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5 as CONDAL'S QUEEN; A NOVEL IN VERSE by Emily Brontë,
arrang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Fannie E. Ratchford,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Texas, Copyright © 1955 b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Renewed 1983.
本书中文版权通过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获得。

责任编辑:姚虹云
装帧设计:李梅

贡达拉女王

——一部以诗歌写成的小说

埃米莉·简·勃朗特 著
范妮·伊·拉奇福德 编
莫运夏 覃志峰 译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hljrmcbs@yeah.net
投稿信箱	rmsyhy 2006@126.com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200千
印 数	1~500册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936-7/I·1048
定 价	10.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译 序	(1)
引 言	(6)
概 要	(37)
剧中人物	(39)
剧中地名	(42)
第一章 一位公主的诞生	(43)
第二章 爱的黎明	(47)
第三章 埃尔比王亚历山大	(54)
第四章 阿斯品城堡的女王	(72)
第五章 重逢朱利叶斯	(89)
第六章 征服	(104)
第七章 复仇	(115)
第八章 帝国的崩溃	(132)
第九章 逃亡者	(141)
第十章 十五个严寒的冬天	(147)
第十一章 费尔南多	(157)
第十二章 女王之死	(171)
附录 I 埃米莉有关贡达拉共和党与保皇党战争的诗歌	(196)
附录 II 埃米莉和安妮的散文笔记	(225)
译后记	(238)

译 序

埃米莉·勃朗特是19世纪英国独特的小说家和诗人。她以唯一的一部小说就确立了其在英国文坛上的地位。有人称之为“说谜语的女巫”和“文学的狮身女怪”，其作品被视为“一种不可理喻的自然现象”。就其诗歌而言，一般读者之所以认为其神秘和不可思议，一是因为他们对其苦难的生活和苦闷的心理并没有切身的体会。要是他们有她那样的生活经历和她那样的心路历程，他们会同情她，对她的体验会感同身受，也会认同她作品里的人物和故事。要是他们像她那样了解人性和社会，他们就不至于对她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他们的行为感到“异类”和“极端”。二是因为贡达拉传奇散文文本的缺失。贡达拉史诗只不过是有关贡达拉传奇某个人物、某个场景、某个情节或某个瞬时思想和感受的诗文表述。它们有的没有时间标注、不按时间顺序，也没有标题。在没有贡达拉传奇散文文本参照的情况下，在没有了解贡达拉传奇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情况下，要理解这些诗歌确实有很多困难。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评价埃米莉的贡达拉诗歌，多少年来许多勃朗特专家和学者一直在尝试重新构建作为埃米莉诗歌背景的贡达拉传奇。其中较著名的有：马德琳·霍普·多兹（Madeleine Hope Dodds）、范妮·伊·拉奇福德（Fannie E. Ratchford）和劳拉·勒·欣克利（Laura L. Hinkley）等。三是人们不习惯或不了解埃米莉那种“意识流”式的思维模式。埃米莉诗歌是她有感于生活或贡达拉人物故事一瞬间的思想片断，所以整部史诗并不连续和完整，而是断断续续，零零散散。埃米莉的诗歌创作历时17

2 贡达拉女王

年,其间经历了许多阻隔和断裂,当然很难求得时间和故事情节上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另外,埃米莉的奥秘之一就是在于她的思维指向是内心世界。她善于把自己的感受分解开来,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机,借助不同的场景或人物,分别细腻地特写出来。有时还在时空上进行移位变形、重新拼合等,如把霍沃思的风景移植到贡达拉王国去,把自己某种感受加之于某个贡达拉人物身上,又将自己的另一种感受加在另一个贡达拉人物身上,如此种种。因此,她的诗歌读起来让人觉得似懂非懂,虚幻荒诞,似乎就像一块完整的镜子被人打破了一样,零零碎碎,一片一片,光怪陆离。或许,埃米莉诗歌原来就是一面完整的镜子,只是后来被她打破了;或者说,埃米莉原来只有一块一块的碎片,打算把它们编织成一件金缕玉衣,没想到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一摊散落的金丝、玉片。

如此看来,只要明白这样的道理和解决上述几个问题,埃米莉和她的作品就不神秘,可以理解。首先,对于埃米莉的生活经历,可以从有关勃朗特姐妹的传记中了解。其次,许多埃米莉专家已经重新构建了贡达拉史诗的故事情节,这对于理解埃米莉的诗歌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再次,可以结合埃米莉的生平、个性和时代,通过精读她的诗文,了解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和内容,理解她那种孤独哀怨和渴望自由的心情,理解她诗歌人物那些极端、怪异的言行举止。

埃米莉《呼啸山庄》的艺术魅力和文学成就是世界公认的。然而,她诗歌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成就,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恰当的评价。其中有众多的原因,如文本的不全、贡达拉故事背景的失传、诗坛大师云集、人们对《呼啸山庄》褒贬的影响等。经过一百多年的淘洗考验,她诗歌的天才已得到广泛的认识,20世纪初西方开始认识到她高度的诗歌艺术成就,《朗曼英国文学指南》认为她“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女诗人”。她作为英国诗坛上杰出诗人的地位已经确立,进入了19至20世纪英国二十二位一流诗人的行列。她的诗歌内容新奇深刻,形式完美,风格强劲有力,语言精练,感情真挚,艺术手法超前,开意象和象征之先河,因而获得广泛赞誉和高度

评价。她不仅是独一的小说家,而且也是个神奇的诗人。其诗歌的奇特和成就更是令人惊叹不已。

国外,20 世纪中叶主要是收集整理和重新构建勃朗特姐妹早期的散文作品和诗歌的故事背景。20 世纪末和近些年主要是探讨勃朗特姐妹小说的艺术特点和重构文化背景。总体而言,国外的勃朗特姐妹诗歌研究至今仍处在理解研究阶段,缺乏诗歌艺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诗歌艺术的整体研究方面更是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国内,读者很熟悉《呼啸山庄》,而对她的诗歌的了解不多。1996 年以前只有零星的十几首被翻译成中文。一些老一辈翻译家们都曾翻译过艾米莉的一些诗歌,如杨苡翻译了“我独自坐着”、“夜晚在我周围暗下来”和《忆》等,飞白翻译了《希望》、《歌》等。在中国,艾米莉的诗歌不像《呼啸山庄》那样得以系统的翻译,不同版本的译本也比较少。她诗歌的译著或专题研究目前有:1996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宋兆霖主编的《勃朗特两姐妹全集》(全 10 卷),其中有刘新民翻译的《艾米莉·勃朗特诗全编》;1998 年有国家社科“九五”一般项目,安徽师范大学张舒予的“英国著名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之系列论文、专著、多媒体软件专著、电脑软件”(结项期为 2000. 12,结题与否不详);2005 年覃志峰翻译的《艾米莉·简·勃朗特诗歌全集》。有关她诗歌的专题研究论文,上世纪 80 年代有几篇,如倔傲聆的《艾米丽·勃朗特和她的诗歌》(《河南师大学报》,1983. 02),首次对她的诗歌作了概观介绍,并注意到它和小说创作的关系。王晓秦的《从艾米莉·勃朗蒂的诗歌创作看〈呼啸山庄〉》(《外国文学研究》,1986. 01)和张玲的《艾米莉·勃朗特的诗——〈呼啸山庄〉创作的源泉》(《外国文学评论》,1988. 04)。这几篇属介绍性文章,没有涉及诗歌实体。90 年代至今,各类学术刊物上有关艾米莉诗歌的论文也并不多。本书译者之一覃志峰老师近年对艾米莉诗歌有一定的研究,出版了《艾米莉·勃朗特诗歌艺术研究》一书和发表了几篇有关的论文。

这些情况说明国内艾米莉诗歌研究有一点基础,有一些材料;这

4 贡达拉女王

也说明我国埃米莉诗歌研究还很薄弱,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研究。然而,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是基于大量的研究资料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之上的。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加上国内关注点主要在夏洛特的《简·爱》和埃米莉的《呼啸山庄》,她们其他作品的文本资料非常缺乏,她们有的小说虽然都有了中译本,但是其原文在国内很难找到。有关的研究资料,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更是少之又少。埃米莉的传记文学在中国至今尚未见有中译本,有关勃朗特姐妹研究的中文集合本或论文集也还没有出现。目前,较重要的勃朗特姐妹研究的资料是杨静远编译的《勃朗特姐妹研究》一书,该书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印数是14 000册,现在市面上已经很难购买到。为丰富国内的勃朗特姐妹研究的资料,也为其研究在国内的进一步开展助绵薄之力,我们斗胆翻译了范妮·伊·拉奇福德女士的《贡达拉女王——一部以诗歌写成的小说》(Gondal's Queen—a Novel in Verse)。

范妮·伊·拉奇福德(1887—1974)是著名的勃朗特姐妹研究专家和学者。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佩恩特罗克(Paint Rock),从1905年到1919年间先后就读于德克萨斯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exas)、丹尼尔北克学院(Daniel Baker College)和堪萨斯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Kansas)。1919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2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从1919年到1957年退休,她一直在雷恩图书馆(the Wrenn Library)工作,主要从事珍稀图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范妮·伊·拉奇福德的学术兴趣缘于一本小小的夏洛特·勃朗特的手稿,手稿用很细小的字体书写。此后,她坚持不懈地追踪和寻觅着勃朗特一家其他的小型手稿,对他们这些早年手稿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先后出版了《安格里亚传奇》(Legends of Angria)、《小勃朗特们的童年编织品》(The Brontës' Web of Childhood, 1941)和《贡达拉女王》(Gondal's Queen, 1955)等。

她还致力于一些古典图书的证伪工作,发表了《十九世纪赝造者罪行的进一步调查》(Letters of Thomas J. Wise to John Henry

Wrenn: A Further Inquiry into the Guilt of Certain Nineteenth - Century Forgers, 1944) 和《字里行间: 佛曼和怀斯来往信件和便函》(Between the Lines: Letters and Memoranda Interchanged by H. Buxton Forman and Thomas J. Wise, 1945) 等有关研究论文。她编辑、创作出版和发表大量的著作和论文, 如《追忆国内战争的人与事》(Some Reminiscences of Persons and Incidents of the Civil War, 1909)、《从德克萨斯到墨西哥及 1865 年的马克西米利安法院》(From Texas to Mexico and the Court of Maximilian in 1865) 等。她的研究多次得到古根海姆基金(Guggenheim fellowships) 和洛克菲勒研究基金(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research fellowships) 的资助。退休后, 她还协助编辑了《勃朗特们的作品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Brontës)。

《贡达拉女王——一部以诗歌写成的小说》是范妮·伊·拉奇福德重要的一部著作, 它基于其对埃米莉诗歌手稿多年的追寻和研究的基础之上, 它所重构的贡达拉的传奇故事, 有依有据, 合理可信, 与埃米莉诗歌人物、事件、感情和情节的发展自然契合。小说的主体文本不是用散文写成, 而是埃米莉诗歌本身。散文部分是拉奇福德的话, 它起到叙述故事情节和连接上下诗歌内容的作用。此书是埃米莉诗歌解读和研究一部重要文献, 译者自然奢望此书的翻译和出版对国内的埃米莉诗歌研究有一点裨益。

桂林工学院 莫运夏
莆田学院 覃志峰

二〇〇八年七月一日

引 言

埃米莉·勃朗特所写的诗歌既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给其他人欣赏,也许只是让自己或妹妹安妮看看而已。这些作为长时间持续上演的《贡达拉戏剧》副产品的诗歌以及她和妹妹私下分享的《贡达拉戏剧》的散文作品,一直鲜为人知,甚至这个牧师家庭里的其他人也不得而知。直到1845年秋天,夏洛特偶然发现了妹妹的一本手稿笔记,随即引发了一场家庭危机,然而却也具有其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埃米莉的这些诗歌和散文里,满是一些不知是何人和何地的怪异的名称,而且许多是写在一些破碎的纸片上,是用手写印刷体写的,字迹细小、潦草、难以辨认。因此,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于那些要誊写和编辑这些诗歌和散文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捉弄和挑衅。后来这些删改得残缺不全的诗歌和散文,或以小诗集的形式,或以单首诗的形式流传于世,也许正是这些残缺不全的诗歌最终导致世人对埃米莉天才的误解,出现了人们所熟悉的那些诸如“埃米莉·勃朗特的神秘主义”和“《呼啸山庄》之谜”的陈词滥调。

C. W. 海特菲尔已经把埃米莉诗歌的主体部分收集起来^①,诗歌文本也很完整,可是从中看得出来,这些诗歌被删改损毁的程度比预测的还要严重得多,不过从中也看得出来,其中的任何一首诗都不

① 见海特菲尔(C. W. Hatfield)的《埃米莉·简·勃朗特诗歌全集》(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Jane Brontë),编辑自原稿。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1年。

是独立的,相反,它们只不过是一首诗歌的一部分而已。这首诗歌比任何一首优秀的诗歌都更具宏大的理念和完整的意义。这是一部细密编织起来的史诗,它反映了一个自由、狂野、怪诞的想象世界。正是这个想象的世界滋养了埃米莉的创作天才,使它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叙述了这位天才诗人一生最离奇的故事。鉴于这部史诗背景的重要性,我斗胆简述一下《小勃朗特们的童年编织品》^①一书的故事。

1826年6月5日的夜晚,约克郡的霍沃思的终身牧师、尊敬的彼特里克·勃朗特先生从利兹回来,他给四个孩子每人带回来一份玩具,这时孩子们早已熟睡。应布兰韦尔的要求,他带来了一盒木制士兵玩具,原来的那套玩具在家庭游戏中已玩得破旧不堪了。比起她们自己的玩具来,女孩们似乎对这些木制士兵更感兴趣。于是,第二天早晨,当布兰韦尔向她们展示他的“宝贝”时,他欣然同意她们每人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士兵,不过这些士兵实际的主人还是他自己。

他们把这十二个木制士兵称为“年青人”。围绕这十二个木制士兵,四个小勃朗特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编创了一部作为集体游戏的传奇剧,总称为《年青人戏剧》(the Young Men's Play)。这部游戏他们一直玩着,而且兴趣有加,一直到夏洛特1831年1月去罗海德(Roe Head)的伍乐小姐学校(Miss Wooler's school)读书。在六年的时间里,这些戏剧故事每天的发展情况都记录在夏洛特和布兰韦尔的小剧本里,他们都是以某个木制士兵的名义来创作和“发表”的。

这样,这部《年青人戏剧》就是在这一天里以持续发展的形式问世了。这一天,孩子们派他们常称之为“年青人”、或“十二人”或“真正的勇士”的木制士兵乘坐着“无敌”战舰——“七十四支枪”出去远

^① 见范妮·伊·拉奇福德(Fannie Ratchford)的《小勃朗特们的童年编织品》(The Brontës' Web of Childhood),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1年。

8 贡达拉女王

航,并计划让他们在几内亚(Guinea)的海难中遭受挫折。常出没于吉布尔·康里(Gibble Kumri,又称月亮山脉,Mountains of the Moon)的魔鬼[四个小勃朗特在读完《一千零一夜》后,就已设定了达利(Talli)、布兰妮(Branni)、艾米(Emmi)和安妮(Anni)四个“大魔鬼”(Chief Genii)的角色,他们统治着地上、水中和空中所有的精灵]把这十二个士兵从凶恶的黑人手里解救出来,并为他们建造一个神奇的城堡,他们把这个城堡称为“玻璃城”(Glass Town)或“玻璃的城”(the Glass town)^①。这个“玻璃城”就位于尼日尔河(Niger River)的入口处。随着戏剧的发展,这四大英雄不断探险,并征服了周边的地区,每个英雄都划定了自己的王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四个王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类似威灵顿公爵统治的由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及威尔士组成的联合王国的联邦国家。在随后的岁月里,在夏洛特和布兰韦尔的控制和安排下,玻璃城联邦变成了一个辽阔的东方专制国家,名为“安格里亚”(Angria)^②,由威灵顿公爵的长子——年轻的亚瑟·韦尔斯利、杜罗侯爵(Arthur Wellesley, Marquis of Douro)统治着。亚瑟·韦尔斯利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并赢得各种头衔,最后在其鼎盛时期,自封为“亚瑟·奥古斯都·阿德瑞恩·韦尔斯利、赞莫那公爵(Arthur Augustus Adrian Wellesley, Duke of Zamorna)及安格里亚国王”。

如果说埃米莉曾为《年青人戏剧》剧本写过什么——而她所写的那一部分已经遗失,那么她那一部分的内容只能从夏洛特和布兰韦尔的书中少数一些片段中推断出来了。夏洛特曾写到,埃米莉挑选的那个自己喜欢的士兵原本有个绰号叫做“侍童”(Waiting Boy),

① 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把这个名字和加蓬河岸的那个村庄联系起来。加蓬河岸的这个村庄的统治者格拉斯王(King Glass)称这个村庄为“玻璃城”。见《赤道非洲的开发和探险》(Explorations and Adventures in Equatorial Africa),保尔·比·杜·查鲁(Paul B. Du Chaillu)著,1861年在伦敦出版。

② 安格里亚(Angria)是经营(1698—1756)西印度海岸贸易据点的海盗家族名字。小勃朗特们取这个名字可能来自于1756年奥利弗(Oliver)打败图拉亚·安格里亚(Tulaja Angria)的事件。

可是她后来又给了他一个更尊贵和高傲的名字,叫做威廉姆·爱德华·帕里爵士(Sir William Edward Parry),它取自一个伟大的北极探险家的名字。帕里爵士在玻璃城联邦中的王国称为帕里斯王国(Parrysland),与夏洛特和布兰韦尔的王国毗连,就像联合王国中的苏格兰和英格兰一样。帕里斯王国非常贫穷、节俭和朴实,与夏洛特的威灵顿王国富裕、奢侈和昌盛的社会景象则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唯一对帕里斯王国的了解,是来自夏洛特笔下一个名为查理斯·韦尔斯利贵族(Lord Charles Wellesley)对它的直接描写。查理斯·韦尔斯利是威灵顿公爵的小儿子,1830年10月出版的《年青人杂志》报道了他最近一次对帕里斯王国的访问。尽管夏洛特在此用文字描述的是一群玩具人物(木制人物,玩具村庄),但是她还借查理斯之口(略带轻蔑的语气)强调了埃米莉王国的简朴,这与她自己那个犹如《一千零一夜》般富裕、堂皇的威灵顿王国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到一周时间,我跨过边境,立刻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一切都变了样……我看到的尽是些懒惰的、毫无活力的人,他们穿着干净的蓝色亚麻布夹克,围着白色围裙。所有的房子都是成排成排的,每座房子都有四个房间,前面都带有一个小花园。农舍附近没有傲然屹立的城堡和壮丽的宫殿。没有任何哪一个出身高贵的贵族声称要为自己的诸侯效忠,也没有任何一个贵族带着世袭的骄傲视察他辽阔的疆土。每一寸土地都是用石墙围着,时不时出现一排排栽种得很整齐的树林,大多都是白杨树。在这片景象中看不到成片的古老的树林或低垂的灌木。河水没有泛起小浪花,也没有穿越草地和山谷而发出雷鸣的声音,只是像小溪般地静静地流淌着,河的两边都筑有围墙,嬉戏中的孩子在此不会有什么危险。工厂可怕的又高又黑的烟囱吐出浓浓的烟雾,几乎可以让人触及,把蔚蓝的天空染成了灰蒙蒙的一片。女人们都穿着褐色的布料长袍,头戴白色的帽子,围着围巾。光亮的绸缎、富丽的丝绒、华贵的丝绸和柔软的细棉布组合成一个完美和谐的整体。

10 贡达拉女王

我又前行了几英里,来到帕里斯王宫。帕里斯王宫是一座石砌的方形建筑物,顶上盖的是蓝色的石板瓦和一些圆圆的石制南瓜。王宫周围是大小适中的花园,其中有圆形的、椭圆形的或方形的花床,成排的豌豆和醋栗丛,红色的、黑色的和白色的醋栗树,还有一些正开着花的不知名的灌木和用于晾晒衣服的一块小草地。所有为方便起见所建的设施,诸如洗衣间、厨房后的马厩、煤炭储藏室等房屋都建造在同一条直线上,后面种着一排树木。屋后的一个小牧场里饲养着一头奶牛,给家人供给牛奶,给制酪场供给黄油,给餐桌提供奶酪;还有一匹马,用于拉轻便双轮马车,运载他们尊贵的家人,或从市场上运回补给。还有一头小牛和一匹小马驹……爱德华爵士和他的太太埃米莉·帕里斯出来迎接他们新到的客人……午宴十二点准时开始,菜式有烤牛肉、约克郡布丁、土豆泥、苹果馅饼和腌黄瓜……在吃餐后甜点时,每人喝一杯酒(只一杯),吃满满的一碟草莓和几块甜蛋糕。从罗斯持续的呼噜声和呼呼的喘息中,我断定他这次酒多喝了点儿,准会弄出点什么事来。果然不出所料,饭后一小时,罗斯就病倒了,而且还病得不轻,附近没有医生,要不是聪明的埃米莉在这场混乱、危机的最关键时刻出现,随时而至的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了。她用咒语治好了罗斯以后,就消失了。我在帕里斯王宫待到次日便离开了,因为我发现这次造访与其说无聊难耐,不如说我担心读者会对我这篇报道觉得索然无味。^①

夏洛特所写的一首诗(和她到罗海德读书的日期相吻合)显然是在说明,在她离开牧师住宅前,四个孩子就像“议会上的大魔鬼”一样端坐着,决定以宏伟壮观的最后一场戏来结束他们的创作:

号角已响起,其声响传向远方,
从南方的平原到达北方的海洋;
.....

^① 见英格兰霍沃思勃朗特博物馆的邦内尔收藏集(the Bonnell Collection, Brontë Museum, Haworth, England)。

这是精灵首领发出的号声，
为的是将其无数可怕的军团召集至身边。

……

沉默，沉默了强大者，冷凝了他们的呼吸，
因为午夜悄然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是死亡的天使！
国王与农民、贵族与奴隶，
都埋葬在一个深深的宽敞肃穆的坟墓里。

可是，布兰韦尔不愿结束这部戏剧，而是继续通过与夏洛特的书信往来和她假期回家的机会，和她合作继续玩这部“玻璃城”戏剧。埃米莉拒绝接受布兰韦尔的领导，利用这个间断的机会，退出这部戏剧的游戏，和安妮一起开始了自己的戏剧游戏，扔下她的兄弟独自挣扎着，直到1832年仲夏夏洛特回来。通过阅读拜伦和司各特的作品，夏洛特从中有了一种新的浪漫的灵感，她也如饥似渴地投入到这部旧戏剧的创作之中。

尽管布兰韦尔在《玻璃城间谍》(Glasstown Intelligencer)中大声抗议，埃米莉与安妮对“玻璃城”戏剧仍然是一副疏远的态度，而且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布兰韦尔离开家，四个孩子一直都是成对成对地进行着戏剧游戏和戏剧创作，一对是夏洛特和布兰韦尔，一对是埃米莉与安妮。这两组人员在戏剧情节的发展上始终保持着平行，然而，他们对彼此的创作时有争论。就埃米莉而言，她有意识地研究一些有违于哲学和道德观的问题，毫无疑问，接着她便是对创作中在这方面出现的谬误进行批判。

在对勃朗特少年时代作品进行研究的最初阶段，我对埃米莉并不太感兴趣，因为她和安妮的1841年和1845年的生日笔记^①中提到的“众多”的书，没有一本公之于世。埃米莉第一次引起我的关注是费城的邦内尔(H. H. Bonnell)送给我一份残缺不全的杂志副本

① 参见附录Ⅱ。

12 贡达拉女王

时,这份杂志至今未曾对外发布。邦内尔是一位少有的真诚和执著的勃朗特作品收集者,他花费了数年时间重新收集勃朗特家人相当大一部分散落的文学遗作。这份杂志的笔迹是艾米莉的,标注为1834年11月24日,上面有她自己 and 安妮的签名。然而,这不过是一份牧师住宅成员的名单而已,上面都说明了当时每个人所处的位置和所做的事情。

苔比刚才说,安妮来给土豆削皮,姨妈刚才来过厨房,问安妮说,你的脚放在哪儿了?安妮回答说,在地板上,姨妈。爸爸推开起居室的门,递给布兰韦尔一封信并对他说:“信在这里!”布兰韦尔读过信之后,把信给姨妈和夏洛特看——贡达拉人探索了杰拉尔丁(Geraldine,原文如此)的内地。莎莉·莫斯莱在厨房的后头洗衣服。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17岁的女孩,艾米莉的描述稍显贫乏而且略显幼稚。但我注意到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就是“贡达拉人探索了杰拉尔丁的内地”(The Gondals are discovering the interior of Geraldine),因为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这个句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愈加难以忘却。从生日笔记里,我了解到贡达拉人就是艾米莉和安妮戏剧世界里的人物,可是我无法推测,杰拉尔丁是谁或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贡达拉人对她(或它)的内地感兴趣?

海特菲尔德对肖特(Clement K. Shorter)的《艾米莉·简·勃朗特诗歌全集》^①进行了修订。这个修订本出版时,我还在想这个问题,而且一直被它所困扰。我急切地阅读这个修订本,一读再读,直到把每首诗歌,甚至它们所表达的情绪和感情以及每个词语都牢记于心。这些诗歌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贡达拉人关心杰拉尔丁的内地,不过,更值得庆幸的是,它们让我兴奋,我看到了一片多山的、湖泊点缀的土地,上面居住着一个奥西恩^②式的民族,他们敢爱敢恨,不可

① 参见《艾米莉·简·勃朗特诗歌全集》(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Jane Brontë)。克莱门特·肖特编辑,由海特菲尔德(C. W. Hatfield)排版、校对,附参考书目和注释。由伦敦霍德 & 斯托顿(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923年出版。

② 据传说,奥西恩(Ossian)是公元3世纪盖尔族的英雄和吟游诗人。

思议地争战,勇敢地牺牲。

在与海特菲尔德的通信中,他提醒我说,他这本书的文本并不完整和准确。他解释说,他是根据肖特^①送给他的手抄本编辑这本书的。书出版后,为了更正书中的错误,他正在收集有关埃米莉散失手稿的影印件,准备单独出版一部完整版。我给他建议说,这些诗歌,至少是有几组诗歌,是以一个整体故事的模式^②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他承认有这种可能性,但并没有太在意,他更关注的是如何确定这些诗歌的文本和写作日期。

由于在英格兰工作有突出表现,我获得了1929—1930年度的古根海姆基金奖(Guggenheim Foundation Award)。这就让我有机会继续对埃米莉感兴趣和从事对她的研究。按邦内尔先生的遗嘱,他所收集的埃米莉手稿转让给了霍沃思牧师住宅。在他的手稿集里,我找到了那个一直困扰着我的残缺杂志的原文。当读到“贡达拉人探索了杰拉尔丁的内地”,我如释重负,其实不是“杰拉尔丁”(Geraldine),而是“加阿尔丁”(Galdine)。我对这个名称感到陌生,不过,它可能是一个地理概念。这样“贡达拉人探索了加阿尔丁的内地”的含义就很清楚了。没过多久,安妮·勃朗特又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那颗不断增长的好奇心。

① 彼特里克·勃朗特(Patrick Brontë)比他所有的孩子都活得长久,他死于1861年,他的继承人是他的女婿尼科尔斯(A. B. Nicholls)。这个家庭所有的财产包括夏洛特、埃米莉、安妮、布兰韦尔的文学遗稿都归尼科尔斯所有,随后他回到爱尔兰。1894年肖特(Shorter)代表他自己和怀斯(T. J. Wise)找到他,并从他那里买到了勃朗特们大部分的手稿。除了自己保留的少数手稿外,怀斯把其余的手稿拿到市场去出卖,只留下这些手稿的抄件以备日后可能出版之用。肖特就是从这些抄写稿中列出了勃朗特们长长的书目单。

② 过了几年以后,我看到一篇题为《贡达拉里兰德》(Gondaliland)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玛德琳·霍普·多兹(Madeleine Hope Dodds)写的,由《现代语言周刊》(Modern Language Review, 1923, (1): 9~21)发表。这篇文章尝试把埃米莉的一组诗歌编成贡达拉的故事情节。材料的不足和错误使得多兹小姐错上加错,不过就我所知,她是第一个人发表文章尝试把埃米莉诗歌和她的戏剧世界联系起来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多兹小姐又于1926年10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再次访问贡达拉里兰德》(A Second Visit to Gondaliland)。她是从肖特那里得到的这个名称,其实这是肖特错误地将埃米莉1841年的生日笔记中的贡达拉岛人(Gondalians)当成了贡达拉里兰德(Gondaliland)。